

如雪中送炭 似冬日暖阳

青海玛多法院干警 60 多年扎根高原司法为民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在玛多县花石峡镇，玛多县人民法院法官在审理案件。

新华社发

新华社西宁 10 月 30 日电(记者 薛玉斌、李宁、柳泽兴)扎根海拔 4500 米高原，克服苦寒缺氧，释法说理传播法治，倾心守护牧民利益…… 60 多年来，青海省玛多县人民法院百余名法院工作者，风雨无阻奔走草原，风餐露宿巡回审判，公平公正调处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用忠诚坚守在三江之源谱写“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时代赞歌。

“哪里有法院，哪里不公平的事就能解决”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平均海拔超 4500 米，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县。牧民长期“逐水草而居”，鲜与外界接触，过去遇到各类纠纷，多寻求中间人解决。

“法院帮我调解纠纷效果好，一听说他们今天要来宣讲，我一大早就骑摩托车赶过来了。”在玛多县花石峡镇维日根村，法院巡回审判车停稳后，村民才让旦巴连忙迎上去，卸下宣传展板，摆好折叠桌椅，将写有“玛多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横幅固定在车身上。

56 岁的才让旦巴家里饲养着上百头牦牛，每逢放牧时节，因草场分配有时会与他人发生纠纷，过去遇到问题就找村里老人解决，可调解结果常常是双方都不满意。“谁和中间人关系好，中间人就偏向谁。”一些不公平的民间调解让才让旦巴感到不痛快。“有次调解结果是要回 5 头牦牛，其中 2 头就要交给中间人，还得是青壮年牛。”

在法院一次入村宣讲中，才让旦巴趁着纠纷双方都在场，提出调解诉求。“法官先询问我们的想法，然后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根据实际情况开始调解。”当天，才让旦巴便和对方达成协议，心悦诚服地在调解书上签字握手印。

周智是玛多县扎陵湖乡第一牧业社牧民，家中有 6 口人。2017 年，他与花石峡镇措桑村 3 名牧民签订承包协议，将自家 440 多只母羊承包给对方，协议规定对方每年要给自己 50 只小羊羔。一年后，对方不按约履行

协议，电话也联系不上。“这 440 多只母羊可是我们家全部财产，家里人吃的穿的都靠它们。”3 年间，周智往花石峡镇跑了五六次，始终要不回自家母羊。

“对方多年拖欠导致家里经济困难，实在没办法了，就找法院起诉。”2021 年 7 月，经玛多法院 3 次调解，周智和被告协商一致，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现在哪里有法院，哪里不公平的事就能解决。”

为减轻偏远群众诉讼负担，玛多县人民法院利用“马背法庭”“车载法庭”等载体，将法庭“搬”到牧民身边，及时受理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类案件。“巡回审判力度加大后，牧民群

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遇到困难会及时向法院求助。”玛多县人民法院院长钱快乾说。

“哪里有案子，法官就巡回办案到哪里”

玛多县地广人稀，1.5 万余人散居在这片 2.53 万平方公里的雪域高原上。牧民不方便离开草原，法官就走到他们身边。

在玛多县扎陵湖乡擦泽村，玛多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才侦措手拿话筒阐明法律，换位思考做群众工作，身后的巡回审判车沾满泥巴，但车身上

的“法院”二字被擦得清清楚楚。“下乡时，要省着吃馍馍、糌粑和风干牛肉。有时候带的干粮吃完了，工作还没干完，还要饿肚子。每次下乡结束，嘴唇因为缺乏维生素，经常溃瘍。”

“草原上鲜有人家，哪里有案子，法官就巡回办案到哪里，有时一待便是几个星期，常常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冬天一身雪。”

“刚才还是晒得脱皮的大晴天，一会儿就冰雹当头雨雪交加，稍不慎就会陷入泥泞沼泽。”玛多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郭海洋额头上有一道伤疤。一次下乡办案途中，汽车转弯时侧翻倒地，前挡风玻璃直接碎裂，划破了他的额头，头发都粘上了带血的玻璃碎片。

一次到海拔 4300 多米的黄河乡办案，郭海洋和同事挤在一间没有屋顶的废弃砖房里。高原深夜，冷风呼啸，不知是谁先起了头，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随后大家齐声合唱，歌声穿过砖房，流向广袤草原。“自然环境恶劣，我们迎难而上、乐观面对。”

常在草原办案，与家人久难相见。提起女儿，玛多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赛措吉心中五味杂陈：“女儿看见我就像陌生人一样，连晚上睡觉都不让我陪她，只要睁眼看到是我，就把我往外推。后来，每次分别她都搂紧我脖子，舍不得让我走。”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长期扎根高寒缺氧牧区，玛多法院法

官和司法警察多数落下心脏病、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等“高原职业病”，兜里也常备速效救心丸。在玛多县人民法院工作 7 年的法官助理李明，脸蛋上已留下两坨深深的“高原红”。“牧民通过法院感受到公平正义，每当听到群众对法院的称赞，心里就不觉得那么苦了。”李明说。

“村民们打心眼里把法官当亲人”

“瓜珍切(藏语，谢谢)，还是瓜珍切，感谢法院帮我要回了看病的救命钱。”在玛多县人民法院“姊妹湖调解室”，花石峡镇花石峡社区党支部书记更尕搀扶着 69 岁的藏族阿妈卓玛吉，送来一面写有“一心一意为民办事，依法办案快速到位”的锦旗。

“4 年前，被执行人租下卓玛吉等 30 多名村民扶贫项目的房屋，恶意拖欠房租 21.3 万元，也拒不执行和解协议。”经法院不懈努力，被执行人支付了执行款，卓玛吉隔天便收到应得的租金。

2021 年 5 月 22 日，玛多县发生 7.4 级地震后，玛多县人民法院搭建临时办公板房，确保司法服务“不停摆”。近日，记者走进临时办公板房，看到四周悬挂有 12 面锦旗，许多都是基层村民送来的：“维护群众利益如雪中送炭、情系联点群众似冬日暖阳”“头顶国徽执法、心存正义公正”“人民公仆、情系百姓”……

“我们法院八成案件都与牧民有关，大都涉及藏汉双语，一字一句彰显着法律尊严，不能马虎大意。”今年 26 岁的更周措，2018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已担任法官助理 2 年时间。

今年秋天，更周措今年第二次来到玛多县花石峡镇东泽村，用藏语宣讲着民法典，为村民发放汉藏双语法律宣传手册。高原缺氧，每次蹲下站起，她都大口喘着粗气。东泽村党支部书记关锐说：“法院进村宣讲效果很好，村里违法犯罪案件少了，村民们打心眼里把法官当亲人。大家一听说法院来宣讲，总会端来家里最香的奶茶、献上最洁白的哈达。”

大学教授与果农的十年『牵手』

“蔡教授，最后一批晚熟果马上采摘，准备进入果树冬管，修剪应该注意什么？”秋日暖阳下，正在果园查看果树长势的猕猴桃种植大户李才国，将照片通过网络发给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蔡礼鸿，向他请教果树栽培管护知识。不一会儿，蔡教授就给出了令李才国满意的答复。

果农随时向专家请教，专家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答疑等多种方式无偿提供技术指导。这场跨越 500 多公里、农民与教授的“牵手”，源自 10 年前湖北建始县的一场猕猴桃病灾。

10 年前，建始县猕猴桃产业遭遇溃疡病冲击，全县约三分之一的猕猴桃园被弃，农民损失惨重。“在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的技术支持下，我们重新选用抗病害的新品种，降低了病害率，如今产业起死回生。”李才国说。

华中农业大学自 2012 年定点帮扶建始县以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发挥学校自身优势，组织引领多学科专家教授“组团式”为建始县输血、造血，探索出了“围绕一个特色产业、组建一个教授团队、设立一个攻关项目、支持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批专业合作社、助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特色鲜明的精准帮扶工作体系。

走进建始县业州镇罗家坝村的猕猴桃基地，记者看到，果园里架有滴灌设备，冻库等设施一应俱全。在华中农业大学多学科专家的全链条支持下，根据猕猴桃生长数据，科学精细栽培，实现了从种到收全流程科技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社会服务处处长魏鹏介绍说，华中农业大学结合建始县的县情，

重点围绕猕猴桃、茶叶、甜柿等特色资源培育壮大产业，组建了 24 支教授团队，设立产业攻关项目 53 个，帮助当地培育了猕猴桃、茶叶等过亿元产业 5 个。

华中农业大学与建始县共建的武陵山特色园艺作物良种繁育中心，是提升当地园艺作物资源保护和良种繁育、供应能力的“试错”平台。该中心 5 年来试种了包括樱桃桃、李树、桃树等在内的园艺作物品种 115 个，从中选育出 26 个适宜在建始县种植的品种，最终培育出秋月梨、脆红李等 7 个“爆款”。

“在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把别的地方好的果、菜、茶品种放在这里来试，把适合本地的优质品种挖掘出来。我们多试错，让群众少走弯路。”该中心主任李登朝说。

留下一支人才队伍，埋下一颗颗种子。如今，在建始县一支“走不了”的“华农牌”乡土人才队伍，正在逐渐壮大。被人称为蔡礼鸿教授“大徒弟”的建始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刘开坤，曾跟随蔡教授走遍全县所有种植水果的村庄，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技术能手。在华中农业大学帮扶下成长起来的建始县本土品牌十株茶企业负责人李林说：“从茶树栽培到制茶工艺，再到品牌宣传推广，多学科融合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团队传授给我的知识，不比教一个博士的少。”

农闲时期，建始县的农民像“追星”一样，骑摩托车、开三轮车参加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组织的培训已是常态。刘开坤说，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科学种植管理的理念，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科学素养，不再盲目追求大干快上，而是栽一棵成一棵、栽一片成一片，对产业的持续振兴发展充满信心。

(记者李伟、鹿泽新)
新华社武汉电

手书村志：留住乡村根与魂

九旬老人章林桥的 72 载与 60 余万字

1950 年以来，章林桥认真记录、观察着小山村的大事小情，72 年间书写 60 余万字的乡村志。如今年至九十，他依旧努力记载。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乡村志作为一种特定形式，在记录乡村嬗变、传承乡土文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具有存史、资治、育人等功能。

乡村“高材生”

汽车沿着乡间公路行驶，不久就到了浙江省诸暨市东和乡姚绍畝村岩畝自然村。眼前是典型的江南农村模样：见山见水见农田，村内楼房盖得宽敞，但少了些许热闹，居住的多是老年人。

看见访客到了，坐在门口竹椅上早早等候的章林桥赶忙起身相迎，笑容可掬。

生于 1933 年、虚岁 90 的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但并不佝偻，衣着整洁斯文。老人领着记者进屋，直接走到二楼的一间卧室，里面的床和书桌已然有些年头，鲜有摆设。屋内的大立柜则是满满当当，整齐摆放着用档案盒装好的 60 多本记事本，以及大小不一的相册、信件等。

打开话题的，是章林桥孙子的相集：第一页是出生证明，往后翻是幼儿园的照片、小学的奖状、高中的饭卡、大学的毕业证书。相册里还夹着纸，上面记着“100 个第一次”，第一次剃头、第一次换牙、第一次走路……

自 1950 年以来，老人提笔记事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他按顺序翻出记事本，平摊在床铺上，动作娴熟而有分寸感。

章林桥出生在木匠之家，儿时因为个头小、力气弱，没能继承父亲的手艺，13 岁那年被送去学堂，当时整个村子只有 3 个人上过学。他是读书的好材料，小学毕业后考入学塾中学，此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金华一中，却因凑不出学费而辍学。

回村后，上过学、会打算盘的章林桥是村里难得的“高材生”，此后几十年里做过会计、教师、收粮员等。从零碎的收支账目，到村里的大事小情，再到有意记录变化，72 年来形成 60 余

万字的手书资料。

记者翻看记事本，透过娟秀的文字，随口问起某年某事，这位九旬老人大多记得清楚、答得清晰，展现好于同龄人的视力、听力和记忆力。

章林桥说起，去年五一假期到江苏扬州的小女儿家里居住，因为住不习惯，待了十几天就急着要回来。对他来说，在村里写字记事的时光最自在。

手书村志

众多资料中，一本毛毡封皮的大号记事本被翻得最旧。它是章林桥近 20 年归档的心血——岩畝村志，现已累计 10 多万字，共划分人文历史、交通医疗、商贸工农等 24 个章节。

在中国农村，村志是全面记载农村历史的重要载体，涵盖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功能。

老人以黑字为基底，以红笔和蓝笔在其中做注疏及补充，并插入有关报刊剪贴和图片，尽力记述岩畝村的发展脉络。

1956 年，全村第一家小店，长寿小店；1979 年，全村第一个女驾驶员，章月芹；1982 年，全村第一只手摇电话，章高生；1987 年，全村第一台彩电，章仲苗；1988 年，全村第一台冰箱，章章法

……

记事本写有岩畝村的“百个第一”，以及实行联产计酬、安装有线电视、道路硬化、开通公交车、并入姚畝畝村等标志性的“大事记”。

文字资料中，还记录有岩畝村革命军人章楚良、竹刻艺人章高军、拾金不昧好的“姐”章月芹等“几个有名望的人物简历”。

“31 年前，下姚发生一场火灾，好多人受损，当时岩畝任大队会计章仲苗的父亲章金相，自发向邻村捐款捐物(附清单)”——

在一则题为“水火无情人有情”的记事中，章林桥点评：当前来说，这些东西每户都拿得出，据当时情况却难



▲章林桥老人在其书柜前留影。

能可贵，值得表扬。

70 多年的时间跨度，具体入微的细节，这些手书文字串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岩畝村发展的点点滴滴。

章林桥回忆说，上世纪 50 年代他去枫桥镇读初中，20 公里的路旱季扬尘、雨季泥泞，要靠双脚来回；70 年代需要步行到东和乡，才能乘坐中巴汽车进城；90 年代步行到邵家埠就能坐车，2000 年家门口通了公交车，如今家家户户小汽车，到哪里都方便。

根据章林桥的记录，1987 年村里有人家迎娶了一位外村姑娘，嫁妆里头有个“稀奇古怪”的东西——煤气罐。那个年代，村民都没见过这个又长又圆的东西，纷纷跑到人家里看，嘴里还念叨着：“怎么像炸弹啊，不会炸开吧？”

紧接着，手中的笔赶不上变化了。村里出了多少大学生，添了多少小汽车，办了多少企业，有了多少高级电器，这些靠笔头统统记不过来了。

章林桥 1956 年结婚时，喜酒钱花去 12 元钱，贺喜的亲友带来的则是生活用品，记事本写下了簸箕、脸盆、毛巾…… 30 多年前，大女儿结婚花销 200 元；20 多年前，小女儿单是婚酒就花掉 2 万多元；村民彩礼开始直接送钱，500 元起步，多则上万元。

记事本中，村里婚嫁嫁娶的风俗近些年有了可喜变化。富裕起来的村

民，自觉响应“办酒不铺张、礼金不攀比、丧葬不迷信”号召，一桌饭菜标准从“千元级”降到“百元级”，还捐钱到村里的慈善关爱基金。

留住乡村根与魂

40 多年前，岩畝村一个小女孩“芬芳”与家人失散，辗转在上海长大。2018 年，她到诸暨“春风十里”小镇休假，沿路打听自己的老家在哪里，父母还在不在，兄弟姐妹有几个。村民建议她去问章林桥，结果真找到线索确认了身世，得以与失散的姐妹相认。

对于家里这一爆料，在读高二的孙子并无太多兴趣。章林桥笑着说，他还没到那个年纪。

为了准确整理村志，近 20 年来，章林桥除了在自己的日记、账本中寻找蛛丝马迹，还跑到东和乡档案室、诸暨市档案馆、章氏研究会等地搜集资料、校对内容。

1980 年岩畝人口最多，479 人；1964 年岩畝出生人口最多，22 人……村里人口变化、劳动报酬水平、粮食产量、广播电视收费、电话号码、养老保障等数据，大多能在章林桥厚重的记事本中找到。

编写乡村志史，让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变成文字、历史永久保存，就是留住乡村的根与魂。

章林桥正在做的事，也得到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一些早年从村里走出去，如今回望故土的人，也尽己所能提供信息和帮助。从保留的资料看，前些年有多位长辈、老师来信表示支持，一些在江苏、新疆及浙江省内多地工作的乡贤也记挂这件事。

目前，章林桥的 62 本记事本已被诸暨市档案馆收藏。东和乡孝德文化协会会长、姚邵畝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松表示，正组织志愿者帮助老人把 60 余万字的手写笔记复制成电子稿，东和乡乡贤联合会也在提供支持。

“只要还握得住笔，我就会一直记下去。”章林桥表示，除了记录，还忙着将资料编册成书，完善村志、出版村志。（本报记者方闻）